

春之循环

THE CYCLE OF SPRING

泰戈尔 / 著
吴岩 / 译



李戈尔 / 著

吴岩 / 译

THE CYCLE OF SPRING

春之循环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21211540



21211540

1211540

ACB 33/2

Rabindranath Tagore
THE CYCLE OF SPRING

本书根据 MacMillan & Co.Ltd., London,
1955 年出版的 *Collected Poems and Plays*
of Rabindranath Tagore 等书译出

春之循环

[印度]泰戈尔著

吴岩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3 字数 120,000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500 册

ISBN7-5327-0618-3/I·282

定价: 2.8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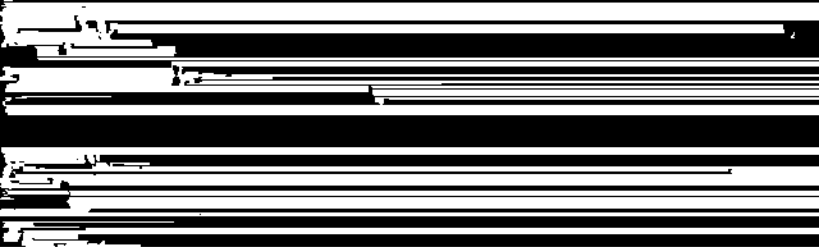
泰戈尔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收的是泰戈尔写的四个长短不一的戏：《桑亚西》、《齐德拉》、《暗室之王》、《春之循环》。诗人无非是借戏剧情节的框架，以象征的手法，来抒写他对遁世与入世的体验，对春天和爱情的感受，对生与死的哲理思索。全书春意盎然，诗情横溢。

目 录

桑亚西.....	1
齐德拉.....	29
暗室之王.....	63
春之循环.....	171
译者后记.....	262



I

山洞外

桑亚西：日夜之分，于我无涉，岁月之分亦然。对我说来，川流不息的时间已经停止了；地球在时间的波涛上跳舞，好比稻草和嫩枝。在这黑暗的山洞里我是孑然一身，我淹化在我的自身里，——而永恒的夜是寂静的，像个害怕其水深的山上天池。水滴从裂缝中涓涓不绝地渗出来，水坑里浮游着古老的蛙。我坐着吟诵虚无之咒。世界的界限，一行又一行的后退了。——繁星，像是从时间之砧飞溅出来的火花，熄灭了。湿婆神做了亿万年的梦，觉醒后发现自己独处于广大无边的烟消火灭的中心，那时兜上他心头的那种欢乐，现在是属于我的了。我是自由自在的，我是伟大的孤独者。造化啊，当我是你的奴隶的时候，你搞得我的心反对它自己，使我的

心在它的世界里进行着自杀的猛烈战争。欲望，除了喂饱他们自己别无目的；而来到他们嘴边的一切，都把我驱入狂乱。我奔来跑去，疯狂地追逐着我的影子。你以寻欢作乐的电鞭，把我驱入屢足的空虚。而饥饿是你的诱饵，它们总是把我引入无穷的饥馑境界，那儿食物变成尘土，饮料化成水汽。

直至我的世界被泪水和灰烬所玷污，我才立誓要找你报仇，你这无穷的虚有其表，你这无尽伪装的情妇。我栖身于黑暗——无限的城堡——之中，日复一日的同欺骗的光明搏斗，直至它丧失一切武器，无力地倒在我的脚下。如今，我摆脱了恐惧与欲望，雾霭已经消失，我的理智发出纯洁而灿烂的光辉，让我外出，进入谎言伪行的王国，端坐在它的中心，不为所感，不为所动。

II

路 边

桑亚西：这世界真小，又受到固执的地平线的禁锢、监视和追踪！树木、房屋和成群的东西，都逼到我的眼前。光明，像一个笼子，已经把黑暗的永恒关在外面了；而时辰在笼中又跳又叫，像被囚的鸟儿。然而，这些喧闹的人们为什么奔拥而去，究竟为了什么目的？他们仿佛总是怕错过了好东西——永远到不了他们手里的东西。

〔人群经过

（一个乡村老叟和两个妇女上）

妇 甲：哎呀呀，哎呀呀！你真叫我笑死了。

妇 乙：可谁说你老了？

乡村老叟：凭外表评价人的傻瓜，有的是。

妇 甲：多么可悲啊！我们从小就一直瞧着你的外貌。这些年来总是这个老样子。

乡村老叟：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。

妇 甲：是的，秃顶精光雪亮，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。

乡村老叟：你评论人也太吹毛求疵了。你注意的是无关紧要的东西。

妇 乙：安南加，别饶舌了。咱们赶紧回家吧，不然我丈夫要生气了。

妇 甲：再会了，先生。请你凭外貌评价我们吧，我们倒不介意。

乡村老叟：因为你们无内秀可言。

〔他们下〕

（三个村民上）

村民甲：流氓！他侮辱我？他会后悔的。

村民乙：非给他一个彻底教训不可。

村民甲：这个教训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。

村民丙：是的，兄弟，你要牢记在心。绝不要饶恕他。

村民乙：他变得太自高自大了。

村民甲：大到临了，就爆裂了。

村民丙：蚂蚁，一开始长翅膀，就死了。

村民乙：不过，你可有一个计划。

村民甲：不是一个，而是几百个计划。我要用犁铧

犁翻他们一家子，我要把他的面颊涂得黑一块白一块，把他当驴子骑着走遍全镇。我要搞得他在这世界上待不下去，而且——

〔他们下〕

（两个学生上）

学生甲：我相信马德哈布教授会在辩论中获胜。

学生乙：不，贾纳尔丹教授会获胜。

学生甲：马德哈布教授自始至终坚持他的观点。

他说精细乃粗大之果。

学生乙：但贾纳尔丹教授作了结论性的证明：精细是粗大的根源。

学生甲：不可能。

学生乙：像白昼一样明白清楚。

学生甲：种子来自树木。

学生乙：树木源出种子。

学生甲：桑亚西，两者哪个正确呢？精与粗，究竟谁是根源呢？

桑亚西：都不是。

学生乙：都不是。好，这话我倒听得进。

桑亚西：因是果，果是因，这是个循环。——精粗之别，在于你们的愚昧。

学生甲：好，这话听起来简单明白——我想这就是我们老师的意思。

学生乙：这话一定更符合我老师的教导。

〔他们下〕

桑亚西：这些鸟儿是文字啄木鸟。当他们啄到了一些蠕蠕蠢动的、能够糊口的废话时，他们就高兴了。

（两个卖花女唱着歌上）

歌

慵倦的时辰逝去。

阳光里开的花，

阴影中枯萎凋落。

我想在早晨的凉爽里

为我情人编个花环。

然而早晨渐阑，

花朵未采，

情人丧失。

旅人：我的宝贝，干吗这么懊悔？编成了花环，不愁没有佩戴花环的颈子。

卖花女甲：也不愁没有笼头。

卖花女乙：你太大胆了。你干吗挨得这么近？

旅 人：我的姑娘，你吵吵嚷嚷得毫无道理。我离
你够远的了，容得下一头大象在我们之间穿过。

卖花女乙：什么！难道我是个那么吓人的怪物？

如果你走近来，我不会把你吃了的。

〔她们大笑着下〕

（一老乞丐上）

乞 丐：好心的先生们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愿上帝保佑你发财致富！从你大量钱财中给我一点儿吧。

（一兵士上）

兵士：走开。你不看见首相的儿子来了吗？

〔他们下〕

桑亚西：正午了。太阳愈来愈猛烈。天空看上去像个倒扣的燃烧着的铜碗。大地吐出炽热的叹息，涡卷的砂子跳跃而过。我看到了人的洋相丑态！难道我能重新缩到这些家伙的卑微小气里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？不，我是自由自在的。我没有这种障碍，没有这种世界包围着我。我生活在纯之又纯的孤寂里。

（姑娘瓦桑蒂和一个妇人上）

妇 人：姑娘，你是拉古的女儿，是吗？你应该回避这条道路。你可知道这路是通向庙宇的吗？

瓦桑蒂：我站在最远的一边，夫人。

妇 人：可是我以为我的衣料的边缘碰到了你。我是到女神那儿去上供的——我希望供物没有受到玷污亵渎。

瓦桑蒂：我向你保证，你的衣料没有碰到我。（妇人下）我叫瓦桑蒂，是拉古的女儿。师父，我可以到你身边来吗？

桑亚西：为什么不可以呢，孩子？

瓦桑蒂：我是个秽物，人家这么叫我。

桑亚西：然而他们全都是这个——是个秽物。他们在生存的尘土中打滚。只有从心灵里把世界冲洗掉的人，他才是纯洁的。女娃儿啊，且说你干了什么事吧？

瓦桑蒂：我那已经去世的父亲，无视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神明。他不愿遵守他们的礼拜仪式。

桑亚西：你为什么站得离我远远的？

瓦桑蒂：难道你愿意接触我？

桑亚西：是的，因为没有东西能真正接触我。我永远置身无穷无尽之中，离得远远的。如果你愿

意的话，你不妨坐在这儿。

瓦桑蒂（呜咽）：你一旦让我靠近你，可永远别叫我离开啊。

桑亚西：孩子，擦掉你的眼泪吧。我是个苦行者。我心里既没有憎恨，又没有依恋。——我从不要求把你占为己有，因此我也永远无法抛弃你。你于我好比这蔚蓝的天空——你存在，——然而又不存在。

瓦桑蒂：师父啊，我是被众神和众人同样抛弃的。

桑亚西：我也是这样。我把众神和众人都抛弃了。

瓦桑蒂：你没有母亲？

桑亚西：没有。

瓦桑蒂：你没有父亲？

桑亚西：没有。

瓦桑蒂：你也没有什么朋友？

桑亚西：没有。

瓦桑蒂：那我要和你在一起——你不会离开我吧？

桑亚西：我已与离开无涉。你能待在我的附近，然而你永远不能向我靠拢来。

瓦桑蒂：我听不懂你的话，师父。告诉我，难道在这整个儿世界上竟没有我的栖身之所？